

异闻录

每晚一个鬼故事

MEI WAN YI GE LI QI GU SHI

王雨辰◎著

本书网络又名《每夜一个鬼故事》

新浪、天涯、猫扑多家知名网站点击爆棚，网络总点击愈千万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午夜致命的诱惑 越恐怖，越心动！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异闻录

每晚一个 离奇故事

MEI WAN YI GE LI QI GU SHI

王雨辰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/王雨辰著. 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7. 11

ISBN 978-7-5057-2391-7

I. 每… II. 王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4239 号

书名	每晚一个离奇故事
作者	王雨辰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规格	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5.5 印张 190 千字
版次	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391-7
定价	21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64668676



读者调查表

寄回调查表的读者即有机会获得总编大人的精美礼品哦!

基本信息			
真实姓名:	昵称:	年龄:	性别:
E-mail:			
地址:			

我问你答

1. 你有看过本书的前篇《每夜一个骇故事》吗?

☐ 有 ☐ 没有 ☐ 看过网络上连载的《异闻录——每晚一个离奇故事》或《每夜一个鬼故事》

2. 《每夜一个骇故事》和《每晚一个离奇故事》两本书的封面你更喜欢哪一个?

☐ 《每夜一个骇故事》 ☐ 《每晚一个离奇故事》 ☐ 都喜欢 ☐ 都不喜欢

3. 你最喜欢的故事人物是哪一个?

☐ 纪颜 ☐ 欧阳轩辕 ☐ 李多 ☐ 黎正 ☐ 落蕾

4. 你觉得本书最吸引你的地方在于?

☐ 故事构思新颖奇特 ☐ 文笔很好, 文字干净利落 ☐ 情节紧张刺激
☐ 故事人物可爱有趣

5. 你是出于下列哪种原因购买本书的?

☐ 看过网络版, 非常喜欢, 想收藏实体书 ☐ 在书店翻到, 很喜欢, 就买下来了
☐ 听朋友推荐, 于是也决定买来一本看看

6. 你觉得哪篇故事最恐怖?

7. 你觉得哪篇故事最能打动你?

8. 你最不满意的是哪一篇?

本调查表请寄到: 北京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第三置业 B501 张应娜收 邮编: 100028



互动平台



加入《异闻录——每晚一个离奇故事》QQ群，提供故事线索，把你的构思变成精彩的文字！

本书每篇一构思，采用的是系列故事的形式和开放式的结尾，欢迎广大书友积极提供故事线索，与作者一起体验讲故事的乐趣！凡构思被采纳者，总编大人还会有额外的精美礼品奉送哦！

QQ 群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3131238 (异闻录) | 33966224 (异闻录 2) |
| 33849196 (异闻录 3) | 34255619 (异闻尖椒录 5——一家亲) |
| 33087344 (异闻录 6) | 24923588 (异闻录 7) |
| 36172175 (8号墓穴) | 15792022 (大话异蚊 9) |
| 37041328 (异闻录 10—涅槃) | 7829653 (异闻录 11) |
| 7224476 (异闻录 12) | 25532705 (异闻录 13) |
| 39937705 (异闻录 14) | 28343574 (异闻录 16号) |
| 39937825 (异闻录——烟铤的铤吹) |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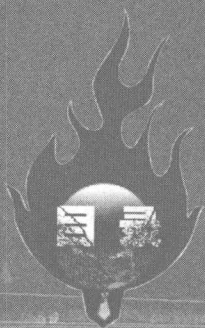
003 第二十六夜 船 虱

016 第二十七夜 合唱团

031 第二十八夜 开 眼

037 第二十九夜 蛊

042 第三十夜 买 衣



异闻录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

050 第三十一夜 吴 钩

065 第三十二夜 缩 头

072 第三十三夜 龙 蛇

080 第三十四夜 钱 眼

087 第三十五夜 楼

096 第三十六夜 跑

107 第三十七夜 肉 符

- 115 第三十八夜 灵 车
121 第三十九夜 乖 龙
128 第四十夜 讣 告
139 第四十一夜 人 棺
151 第四十二夜 母 床
161 第四十三夜 信 猫
169 第四十四夜 尸 奴
180 第四十五夜 不穿鞋
200 第四十六夜 枕 虫
208 第四十七夜 雾 藻
217 第四十八夜 礼 盒
228 第四十九夜 养 狐
236 第五十夜 无 瞳

异闻录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



* 前二十五夜见《每夜一个骇故事》，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7月出版

第二十六夜 *

船 虱

果然，在船尾处冒出了几个青白色的半圆人头，只露出额头和眼睛，盯着我，或者说盯着船更合适。最后几丝光线反射在那些个光滑的脑袋上，泛着白光。

李多（我还是习惯这个名字）的饭菜的确不太行，我们勉强吃完了。她乐呵呵地进去洗碗的时候，我问纪颜，黎连消失前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黎正说的别再让李多解开耳朵上的封印又是为什么。纪颜摇头，他说自己也询问过纪学，也查询过资料，但那里也没有关于黎氏一族的事，更别提什么十三耳钉了。我只好作罢。

纪颜的伤并不重，我甚至开始佩服他那野兽般的恢复力了。才过了几天，他的手脚已经可以动了。但还不能洗澡，大概还要过几天伤口才可以遇水。

“再不洗澡，身上就要有虱子了。”落蕾削着一个苹果笑道。

“我倒不会有虱子。对了，你们知道么，轮船倒是会生呢，船虱。”纪颜说。

“哦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”李多洗碗回来，靠着沙发盘腿坐在地板上。

“船虱本来并不算什么，但有的时候却是致命的。”纪颜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，换了个较为舒适的姿势，开始了他的故事。

去年夏天，我打算乘船从大连出发去烟台，坐的是一艘客货混装船，船里不仅载着几百号人，还有几十辆汽车。上部是客舱，下部装载着过海的汽车和其他物品。我上去的时候，一些工人还在清理船底，旁边一位身材魁梧、满脸络腮胡子、穿着黑色上衣的男人正站在那里指挥着，他

把裤腿挽到了膝盖处，赤着脚在码头上走来走去。我走了过去，想和他攀谈一下。

他叫刘伟，是船上的大副，为人很热情。距离开船还有段时间，我们坐在码头聊了起来。刘伟虽然才30多岁，但脸上被海风侵蚀得很厉害，鼻梁似乎被砸过，斜歪向左边，红红的像一颗折弯的辣椒一样。手上、脸颊红彤彤的，而且粗糙干裂得厉害，我不禁想起了常年缺水的田地。

在他旁边我可以清晰地闻到那种混合着海水和体味的特殊味道。他开玩笑地抚摸着鼻子。

“被桅杆打的，那次出海遇到了暴风雨，我在甲板上收帆，结果脚一滑，砸在上面，就歪成这样了，不过也没什么，能活着我就很感恩了。”说完他微微抬了抬头，粗大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。我看着轮船，好几个人在水里面擦洗着，于是问他船员们是不是每天都要擦洗轮船，因为我觉得船面并不脏啊。

刘伟的眼睛很深邃，像那种希腊雕像似的，他望着前方，忽然说：“他们擦的不是那种脏东西，而是船虱。”

“船虱？”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名词。

刘伟见我惊讶的表情，微微抬了抬嘴角。“知道你会奇怪。知道鲨鱼么？它们是海洋的霸主，大部分鱼看见它们都会走远，除了鲫鱼。鲫鱼长得像梭子一样，细长细长的，背上有一个吸盘似的东西，它们就吸附在鲨鱼的腹部，享受着免费的旅游，还可以从鲨鱼的嘴巴里捞点残羹冷炙。当然，轮船这种大家伙在海里面行驶也会招惹到这类家伙。但它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们需要提防的是另外一种脏东西。”说到这里，刘伟忽然压低了声音，凑到我跟前，我看见他那像弹簧钢丝般的头发一根根卷曲着，跟打了摩丝一样。

“你知道么？在那海里有多少冤魂，他们都是海难事故中死在大海里的人。冰冷的海水无情地将他们永远留在了海里，大多数临死前的人心里都期望着什么？当然是轮船，他们渴望被救起，再次进入轮船，所以那些死者只要看见海里的轮船，都会执著地想要进来，然后把整船的人都带进海里，我们一般称他们‘船虱’。”李伟说完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被他的话所惊讶，然后又被他的笑搞迷糊了。

“别害怕，跟你开玩笑呢，我都在海上这么多年了，还从来没见过船虱呢，那不过是传说罢了，大家只不过在清理船壁上依附的贝类动物而已。”说完他站起身，深深吸了口气。

“这味道真好，老子只要一天闻不到这咸咸的海风味就不舒服。”他把我拉起

来向轮船走去。“走吧,再过一会儿我们要启程了,跟你聊天很舒服,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到船员休息室找我,我会尽力帮你的。”我感谢了几句,跟着他上了船。

这艘船叫“天顺号”,已经服役5年了,船上刨去船员和厨师之类的工作人员,光我这样的游客有300多人。下午5点,太阳就躲起来了,温度骤然降低,我不想待在甲板上做人体冰棒,于是走进了娱乐室看看热闹。外面阴沉沉的,轮船开始远远地驶离码头,我透过玻璃窗,望着渐渐远去的大陆,忽然有种很不踏实的感觉,怎么形容呢,或许就是第一次坐轮船的人没有的那种安全感吧。

娱乐室大概有80多平米,有一些棋牌类玩具和书报,另外还有个小型的商店,你可以买点吃喝小点,我看了看,大都贵得吓人,但我有些晕船,于是买了包姜片,含在嘴里效果不错。而且我认识了几个人,其中就有一位是拖货的。他名叫赵卫东,四十上下,典型的老板,脑袋大脖子粗,每次谈得开心都会爽朗地笑着把头仰过去,然后立即出现一圈圈的轮胎。

“这次拖了20辆,不过感觉这次船载的汽车还真不少,以前最多才50多,今天居然装了60多辆,看得都堵得慌,我真怕一个不小心他们的钢索固定不好掉进海里一辆,那我就要哭死了。”赵卫东端起一大杯牛奶喝了一口,他说医生说他有严重的胃病,所以他戒酒改喝奶了。

“哦?难道以前发生过么?”我一听这话,便饶有兴致地问他。赵胖子忽然把我拉到一边,极低声地说:“你是不知道,有次大风,下层的车子载得太多,掉了一辆,后来几个船员想去重新固定,结果只回来一个。这事被船长瞒了下来,总公司也就不了了之,但据说每次出船,下层货舱都能看见那几个冤死的船员趴在汽车上。”我有点想笑,但看见胖子一本正经的表情又忍住了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呢?”我问他。赵胖子认真地说:“我当然知道,那次就是我帮着运货的,还好不是我总负责,我的上司就是出了这事才被开了,于是我才有机会上来啊。”说完,他灌下一大口牛奶,满意地打了个饱嗝,连嘴角都没擦就跑去看人家打牌了。我百无聊赖地在这里转圈,忽然想起了刘伟,于是便去找他。

我走到娱乐室的下一层,船员休息室在配电室下层,旁边不远的厨房,负责整船人的伙食,这个时段里面已经很热闹了。船舱过道的空气还算是比较好的,虽然离厨房很近,不过看来通风做得还不错。过道只能容一个人舒适地走过,这时候就见前面走过来一个高个子的男人。

他穿着质地非常不错的短袖天蓝色丝制衬衣,不过下身却穿了条黑色金边的制服裤子,脚上是双黑色皮鞋,看神情像是船上的工作人员。他走近了,不过没有

丝毫让的意思，看来必须我让了。

“请让一下。”他终究还是说了句，语气却是升调，长长的干净的方形下巴略微抬了抬，细长的单眼皮动都没动，嘴上虽然客气，但步子没有丝毫停顿。我躲让及时，没有被他撞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有点不快。走过去后，好像厨房响起了很高的训斥声。

“啊，你不是在码头的哥们么？”前面过来一个人，高声喊道。果然是刘伟。寒暄了一下，他执意要带我去厨房吃点海味，其实我对海味的接触仅仅停留在鱼类而已。

“大嘴，去搞点吃的来，我肚子饿了。”刘伟朝着一个身材矮胖的厨师背上狠狠拍了一下。那人回过头，果然嘴大，估计一斤重的苹果可以自由进出。

大嘴一脸愁容：“刚才船长来训斥我了，说我们厨房最近水平下降了。”

“船长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，刚才来的。”大嘴答道。我问刘伟船长的容貌，李伟不屑地说：“高长高长的，跟个小白脸一样，样子很欠揍，尤其是那下巴，真想拿拳头上去招呼。”看来我遇见的就是船长了，果然有点傲慢。

刘伟从大嘴那里弄来了点海产，大都是我没见过的。海参、鱿鱼、鲍鱼，海胆是刺猬状的，剖开生吃，肉如同常见的鲫鱼鱼籽的颜色和形状。我大快朵颐一番，原以为坐船必是没什么胃口，没想到却还有这样的美食，喝了两瓶极品的黑狮啤酒，仍然意犹未尽，但是没好意思再叫。

两人吃完后，和厨房的师傅打了招呼就去甲板聊天了。

海风不大，现在已经快入夜了，在海上看天渐渐变黑是件很美妙的事，因为不只是天慢慢变成墨色，大海也慢慢变色。我和刘伟站在这里享受着入夜后舒适的空气。

我伸了极长的懒腰，忽然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似乎有什么东西，之所以会有感觉，是因为我觉得那好像是双眼睛。我的视力极好，所以我眯起了眼睛仔细看去。

果然，在船尾处冒出了几个青白色的半圆人头，只露出额头和眼睛，盯着我，或者说盯着船更合适。最后几丝光线反射在那些个光滑的脑袋上，泛着白光。

我立即拍了拍刘伟，但当我们一起望去的时候，天一下就黑了，哪里还有什么人头。

“你眼睛花了吧。在海上经常会出现幻觉，加上快天黑了，你一定看错了。”刘

伟肯定地说我看错了，但我对自己的眼睛是非常有信心的，不过这种问题多争论也无意义。

黑夜中，巨大的海轮在海洋里游弋，或许在陆地上它算是巨无霸了，但在海洋中，它却显得十分渺小。

“纪先生。”我听到后面有人叫我，回头一看，居然是船长，也就是那个在过道中遇见的傲慢男子，我对他印象很差，但还是礼节性地点点头。

船长非常谦逊地老远就伸出左手，他胳膊极长，比之常人要多出一截。我也伸出了手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刚才我忙着去厨房训斥他们的食物问题，因为有旅客抱怨东西做得难吃，所以着急了点，可能对您多有冒犯。”船长笑咪咪的，双手互相搓着，似乎略有不安，是什么使他态度大变呢？

“没事，我遭遇得多了，早已习以为常。”船长听完，更加有些尴尬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但欲言又止。

“有事您不妨直说。”我知道这类人若非有事相求，断然不会卑躬屈膝来央求，果然，这位船长遇见麻烦了。攀谈中，我知道他叫唐洛飞。

“我知道您向来是处理一些麻烦而又无法解释现象的专家，刚才我们在雷达上发现船的周围有很多不明物体，很多，而且数量在增长。开始我们以为是鱼群，便派了潜水员下去看，但是……”唐船长忽然脸色变了，而且停顿了一下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三个潜水员，他们都说下面什么也没有。”唐船长终于还是说了出来，他的眼睛看着鞋底，仿佛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，哪里有一船之长的威严。我能看得出他的恐慌，毕竟这么大的船他的压力非常大，万一有什么事故，像几年前发生的那次大海难，他不以死谢罪的话，真的一辈子都会受良心的折磨。

“带我去看看吧。”虽然这样说，但我也不敢肯定自己一定可以解决得了，因为我极少接触海洋的。

指挥室很宽敞，里面的仪器我大都不认识，不过雷达我还是了解的。果然，屏幕上的白点在不停地增长，而且有慢慢包围船的趋势。

“现在船速已经 12 节了，但好像那些东西还跟着我们，刚才派潜水员下去的时候它们却又和船一起停了下来。”一位工作人员向船长报告说。唐洛飞面带苦涩地望着我。

“太像了，和那次一样，我们全都会死的，全都会死。他们回来了！”一名船员

提着一只酒瓶，衣冠不整，淌着口水冲进指挥室。

“把他拉走。”船长厌恶地喊道。马上两个人上去想要拉走这位喝醉的船员，但他力气很大，居然挣脱了出来，踉跄地走到船长面前，一只手搭在船长肩膀上，醉醺醺地笑道：

“别装了，上次几个兄弟怎么死的你最清楚了。还有，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几年前大海难的事发地点，他们回来了，回来找你索命来了！”听他说话并不像是喝醉酒没有理智的人。唐洛飞气得脸都紫了，暴跳如雷地吼道：“还傻子样看什么！快拉下去，这人完全疯了！”那两个船员马上惶恐地把这人拉走了，但我们仍能听见他在外喊叫着大家都会死。

指挥室出奇的安静。

“你还是告诉我吧，如果有隐瞒，我无法帮你了。”我对着唐洛飞说。

“船长，别再瞒下去了。”指挥室的船员都围了过来。唐洛飞痛苦地咬着嘴唇，双手捂着头。

“我真不是存心要害死他们的，那真的只是意外。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一年前，我还是这艘船的副船长，专门负责下层货物的存放安全工作。就是今天，同样是这里，几年前大海难的纪念日，船行驶到这里后遇到了暴风雨，非常危险，整个船上弥漫着死亡的气氛，特别是船员，都说这里自从发生海难后就非常邪门，经常有船在这里就莫名其妙地走不动，下去察看引擎并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就是走不动。海上的人都传说，大海难之后死去的人会变成船虱，它们会拖住过往的船只，直到把它们拖入海底。

“起初我也不相信，但如果任凭风暴袭击，下层的货物会全部掉进海里，损失是一方面，重要的是如果货物掉了后船体失去平衡，发生倾斜的话，船就保不住了。尽管没人愿意去下层，但我作为负责人，还是找了六名船员下到存货处。

“下去的时候人根本站立不住，我们七个人穿着雨衣，拿绳子绑在腰间，另一头系在里面房间的下水管上，顶着风雨去固定汽车等大型货物的缆绳。当时的情景我几乎每天都会梦到。”唐洛飞坐在椅子上，旁边的人给他倒了杯水，他喝了一口，稍微平静了点。

“我们在暴风雨中拼命地喊叫，但那点声音瞬间就消失在甲板上，这时候已经有几辆汽车发生偏移碰撞了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就会着火，到时候就非常麻烦了。我努力拉扯着缆绳，全然没注意有东西爬了上来。”

“有东西？”我惊讶道。

“是的，我们几个都没注意，最后是我无意朝后面系安全绳的地方看了一眼，当时正好一个闪电，虽然只有一秒多，但我完全看清楚了。

“一群只有小狗大小的白色的人形东西，像蜘蛛一样从旁边甲板边缘爬了出来，有些已经爬到了我们的绳索上，居然在咬绳子，有的在拉扯。

“我吓坏了，几乎来不及去叫其他人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跑到里面去。但我的那几个兄弟，我几乎连他们的惨叫声都没听到，便全部被卷到了海里，至今也未找到尸体。而那几个怪物也消失了。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来，赶紧逃回船舱告诉大家我所遇见的，但没人相信，他们觉得我是被惊吓了。后来总公司的人赔偿了笔钱，这事就不了了之了，车子也掉了几辆到海里，这事被严令不许再提，怕影响公司的船运形象。

“但有个船员却告诉我，那些东西就是船虱，它们都是海难中的受难者，只要有机会，它们就想把过往的船留在事发地点。”

“船员？”我问他。

“是的，他现在这里是这里的大副，叫刘伟。”唐洛飞抬起头，“他这次也在这条船上，本来这次他是休息的，但他坚持要上船。”我听完后有种感觉，一定要找到刘伟，我觉得他应该知道点什么。

但是，外面已经发生骚乱了。

大部分旅客都拥挤到这里，过道塞满了人，大家的脸上全是各种各样复杂的表情。

有惊恐的，双手揪着头发，或者抱着胳膊，大声地哭道：“完了完了！我们都要死在这里。”

有愤怒的，手指着船长和船员们大骂：“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居然把船开到这么危险的地方！”

但所有人都提到了这个词——船虱。

“船长，是不是有船虱在船附近啊？听说只要它们来了就一定会死人，船也会沉没，是吧？”许多人把脑袋凑过来带着渴求的眼神问。船长站了起来，接过旁人递来的帽子。

“有，船虱的确有。”众人哗然。

但唐洛飞紧接着又说：“船虱不过是一种昆虫，也叫海蟑螂，我已经吩咐大家去打扫房间了，希望各位不要被无谓的谣言困扰。在海上大家共乘一船，要同心

合力,请大家相信我们,一定会平安到达目的地的。”这番话虽不能完全平息这场风波,但大多数人还是慢慢退散了,极个别的人在船员们的劝说下也嘀嘀咕咕地回客舱了。唐洛飞送走最后一个人后长叹了口气。

“船长,船周围的东西越来越多了,几乎快连成一片了。”果然,屏幕上到处都是白点。

“你确定你们的雷达不会出现故障么?”我问他。唐洛飞还没回答,一旁的一个船员抢着说:“这是日本产的 MR-1000R2 ICOM 船用雷达,具备最新的自动跟踪功能,提供了可靠的船舶避碰保证,有很强大的 4 千瓦发射功率,使最大量程达到 36 海里,上个月才刚刚装备的,绝对不会出错。”

“保持这个速度吧。我去找刘伟,你们派些人去安抚旅客,再让部分人去加固一下货物层的固定措施。”唐船长点点头,随即不解地问:“找刘伟做什么?”

“我也不知道,但我相信他可以回答一些我的问题。”我走出指挥室,但该去哪里找刘伟啊?等等,如果刚才的旅客是听了刘伟的煽动的话,那他应该在娱乐室附近,只有在那里这个时间段人才最集中。果然,在娱乐室的房间里,我看见刘伟叼着根香烟,在一个人玩牌。

我走了过去,他头都没抬,很专注地看着扑克。

“你来了?”刘伟闷着声回答。

“你到底想做什么?煽动旅客,说船被船虱困住了,告诉唐洛飞那次他遇见的是船虱,让他到现在都活在恐惧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?”我不间断地盘问他。但刘伟没其他的反应。

“我有两位亲人,只有两位,一个是我母亲,一个是我弟弟。”刘伟把香烟掐灭,慢慢说着。

“母亲死于几年前的那场大海难。当时死的有好几百人,如果不是货舱固定装置老化,如果不是船横风行驶,或许不会发生那场事故。不过算了,那毕竟不是谁都想看到的。

“但是我弟弟,也就是和唐洛飞一起下去固定绳索的六人中的一个,他绝对不该死。”刘伟的口气变了,变得非常急剧,非常激动,他随手翻起了一张黑桃 K。

“那天本来是我下去的,但腿有点不舒服,你知道长期在海上的人多少都有点老毛病,所以弟弟代替我去了。唐洛飞一定告诉你那次事故不关他的事对吧?而事实上当当时我也在现场,因为我不放心弟弟,负责帮他们看住系安全绳的地方。我亲眼看见那些怪物从甲板爬上来,在啃咬拉拽那些绳子,当时唐洛飞吓呆了,他

压根没去帮忙固定，你想想他一位副船长会去么？他也和我一样在里面用对讲机指挥，当他和我们同时看见船虱的时候，他一下就跑了，连对讲机也扔下了。我只好拖着病腿，拿起对讲机叫他们赶快回来。因为我没勇气去看那些船虱，它们像软体爬行动物一样，居然可以在光滑的甲板上行动自如。

“他们六个人拼命往回跑。我差点就可以接住我弟弟的手了，他浑身是水，歪歪斜斜地伸着手艰难地跑过来。就在那一刻，一只船虱飞快地从旁边将他扑倒，双手夹着他从另外一边甲板跳下去带到海里，留下我傻傻地伸着手。弟弟的哀号很快淹没在暴风雨中，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六个人要么被风吹进海里，要么被船虱抓走。

“最后几个船虱发着咕噜咕噜的声音向我爬过来，我这才想起自己不能死，我一边拖着腿往后跑一边把剩下的绳索绑在身上，好在后来很多人跑了下来，船虱才跑开了，全部跳到海里。有部分人看到了，但都吓得说不出话，因为船虱只在传说中才会出现，没人亲眼看见过。”

“现在船旁边的就是船虱？”

刘伟没回答，继续翻着扑克。我把他提了起来，揪住衣服望着他。他没有表情地对我说：“走吧，你是好人，我不想看着你死，再过几个小时，你想走都来不及了。船尾有救生艇和救生衣，这里离海岸不远，你运气好可以遇见过往的船，艇上还有燃烧弹、信号灯和一点食品，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。”

“你太残忍了，唐洛飞是贪生怕死，但你需要用整船人来祭奠你弟弟么？他们有什么错？”

“你错了，这船一年前就该沉了，船虱在海底等了一年了，它们绝对不会再放弃这艘船，现在这艘船上的人，除了你，都是一年前船上的人员。”说着，他又翻开了一张扑克。

我想起赵胖子的话，难道世上真有这么凑巧的事？

“我不管，既然我在这条船上，就要组织这件事。”我把刘伟提了起来，“你必须帮助我。”

“我没法帮你，在海上它们是最强的，我们斗不过它们，我说过了，船虱是那些死者的怨灵，它们在海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和船拖进海底。我们阻止不了。你刚刚应该从指挥室出来吧，应该看见雷达上有多少东西，再过一会儿，船就走不动了，然后它们会把船整个拖下去。”刘伟拨开我的手，转过身又点着根烟。

“你不强迫我，但我不希望这么多人和你弟弟一样长眠在海底。”刘

伟依旧没有说话。我对他失望了，一个人往指挥室走，结果还没走出这里，船轰的一声停住了，我没站稳，差点摔倒。刘伟的脸色都变了，烟掉在了地上。

“它们来了，船停下来了，很快它们就会把船和我们全部拉下去。”刘伟的嘴唇哆嗦着，丝毫没注意香烟都掉了，仍旧把手放到嘴边。

“快告诉我！你一定知道有什么办法。”我冲过去抓着刘伟的肩膀摇晃着。

“信念。”刘伟眼神恍惚，只说了两个字。

“信念？什么信念？”我急着问他。但已经没时间了，我听到了人群的尖叫声和骚乱。

“活下去的信念！我说过了船虱是海难中死去的人化成的，它们只要嗅到恐惧和绝望，就会把你抓走。”刘伟望着我，“只要活下去的信念足够强烈，就可以逃出去。”刘伟站了起来，“我听海难活下来的人说，只要坚信自己不会死，就能有机会活下去。”他的眼睛又恢复了生气。

“刚才你告诉那些人有船虱，就是想让他们信心垮掉？”我问他。刘伟点点头。

“那时候我觉得反正逃不了，当时我要求上船，不过想充当这些人的领路人罢了。”

“你知道会出意外？”我惊讶道。

“只是感觉，因为一年来，只有这次船是再次经过这个航道，所以我要求上船。那次你说看见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看见了，但我不想让你知道，想你一个人走，毕竟你与这事无关。”刘伟说。

“我制造恐慌，其实是希望船能开回去，但现在晚了。”刘伟把自己的身体缩了起来。

“不晚，你也说了只要有活下去的信念，就能活下去。”我鼓励他。刘伟看了看我。

“姑且试试吧。”他站了起来。

“我们先去指挥室。”我拉起刘伟往前走。过道上到处都是乱跑的旅客，有穿着睡衣的，还有贴着面膜的，脸上都是惊恐和不安。

“船长呢？”我走进指挥室，里面已经乱成一团，很多人都在准备弃船，正慌乱地穿着救生衣，根本没人理会我。

“唐洛飞呢？”刘伟怒吼一声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看了我们几秒，我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想要坚持下去的决心。这时候船又剧烈震荡了一下，我扶着门才